

# 《打面缸》（一名：《周腊梅》）

## 主要角色

大老爷：丑  
王书吏：丑  
周腊梅：旦  
四老爷：丑  
张才：丑

## 情节

按妓女周腊梅，因厌倦风尘，欲委身事人，自向县衙声诉，乞官为断配。相沿惯例，名为“讨花红”，其意则与今之自投济良所者大同小异。惟县衙中自知县以次，均与素识，人人均馋眼眈眈，涎流口角，盖周腊梅本院中尤物也。知县见之，雅不舍，然格于例，未便自为谋，因当堂断与皂快张才为妻。既即故以紧急公干，遣张才出差往山东，并迫令立刻起行，以遂其私计。诂书吏王先生及县副四老爷，见张才既行，亦均与大老爷有同嗜。正如俗语所谓“大家钻了一双袜筒管里去了”。惟张才则快快作启程状。至晚间，王书吏先挝门入张才家，方与周腊梅献殷勤，作软语，坐未定，忽四老爷挝门入，周腊梅遂令王书吏遁匿至灶下。四老爷既入，亦然如王书吏，数语未竟，而大老爷亦挝门入，周腊梅遂令避之面缸中。大老爷则自唯安如泰山亦，诂料亦然如四老爷，献勤未毕，而挝门声更厉，忽正身张才归矣。大老爷没奈何，亦只得退避三舍，匿于床下。张才故自往厨下烫酒煮面，于是始而王书吏，继而四老爷，终至大老爷，一个个都人赃发现出来了。彼此见面，唯有瞠目结舌，人人作愕眙状而已。乃被张才敲了一顿空头大竹杠而散。

## 注释

昆班梆腔杂剧中，原有《面缸》一戏，其情节及人名，均与京剧相同，惟知县大老爷姓孙，本剧本中作姓张，此为少异。故知本剧亦系从昆曲翻成无疑。至其情节，本剧较昆曲，多知县与王书吏互相推看状子一节，盖昆曲之前段，极为简单，仅据周腊梅诉述三数语，即为断给张才作配，此则在堂上已有一番打趣矣。至后半，则昆曲中多几次唱小曲儿，为本剧本中所无。然京剧演唱，较为自由，有时亦随意加入唱几种小曲，惟所唱小曲，可随各伶自择善唱者唱之，故不能规定于剧本中，非京剧之偷省略也。此剧滑稽至极点，直足使观者笑口常开，惟须绝妙之数丑角演之方佳。

## 根据【丽歌唱片】8面录音整理：张春山饰大老爷。

### 【第一场】

王书吏	（内白）	张头李头，老爷升堂高了。
衙役	（内同白）	升堂了！
大老爷	（内唢呐腔）	打三梆坐大堂，
（四衙役同上，王书吏上，大老爷上。）		
大老爷	（唢呐腔）	众衙役列两旁，
		枷棍板拶当堂放，
（周腊梅上。）		
周腊梅	（吹腔）	手拿状子朝前走，
		大老爷作主张。
		小女不在烟花巷，
（王书吏接状子。）		
王书吏	（吹腔）	王书吏看端详。
大老爷	（白）	我说王先生，
王书吏	（白）	老爷。
大老爷	（白）	没有事咱们退堂。
王书吏	（白）	老爷不要退堂，有打官司的。
大老爷	（白）	在哪儿呢？
王书吏	（白）	在那里跪着呐。

大老爷 (白) 原来是位堂客。  
王书吏 (白) 是的。  
大老爷 (白) 我说你是谁?  
周腊梅 (白) 老爷你连我都不认识吗?  
王书吏 (白) 老爷你连她都不认识了?  
大老爷 (白) 我不认识你认识?  
王书吏 (白) 我也不认识。  
大老爷 (白) 耍什么骨头, 你是谁呀?  
周腊梅 (白) 我就是行院中的周腊梅。  
王书吏 (白) 老爷她就是行院中的周腊梅, 周腊梅就是她, 腊八周就是她。  
大老爷 (白) 得了, 什么时候喝腊八粥? 你是行院中的周腊梅, 不在行院中挨饥……  
周腊梅 (白) 什么?  
大老爷 (白) 受饿, 跪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周腊梅 (白) 我上你这儿冤来了。  
大老爷 (白) 带多少钱上我这儿冤来了?  
周腊梅 (白) 我是伸冤告状。  
大老爷 (白) 你告谁呀, 你拿来呀?  
周腊梅 (白) 要什么?  
大老爷 (白) 拿状子来。  
周腊梅 (白) 我交给王先生了。  
大老爷 (白) 王先生, 把状子交给你了吗?  
王书吏 (白) 什么状子啊?  
大老爷 (白) 挺长的四方的那个。  
王书吏 (白) 长的方的那是状子, 于你如何是无钞票。  
大老爷 (白) 你是财迷意则是。我说王先生你看看去。  
王书吏 (白) 老爷看看我再看。  
大老爷 (白) 还是王先生你先看。  
王书吏 (白) 老爷看了我好办公事。  
大老爷 (白) 你实气死人, 老爷我不认识字呵。  
王书吏 (白) 什么, 不认识字就出来做官。  
大老爷 (白) 马马虎虎。  
王书吏 (白) 这幸亏有我。  
大老爷 (白) 若没你, 我不绝后了嘛。  
王书吏 (白) 什么绝了。  
大老爷 (白) 没有你我不栽了跟斗了。  
王书吏 (白) 哪里的事情, 马马虎虎做了官, 我看看老爷, 这头一个字念什么?  
大老爷 (白) 得了, 薰了我半天你也不认识。  
王书吏 (白) 就是头一个绕笔不认识。  
大老爷 (白) 不认识咱们撕去往下念。  
王书吏 (白) 往下念我来看看, 老爷哈……你把它都撕掉了罢。  
大老爷 (白) 怎么?  
王书吏 (白) 一个认识的也没有。  
大老爷 (白) 好得得好, 我们都不认识字, 你上法院告去吧。  
周腊梅 (白) 老爷我跟你打个哑谜吧。  
大老爷 (白) 什么哑谜?  
周腊梅 (白) 山中的老虎吃豆腐。  
王书吏 (白) 老爷, 山中老虎吃豆腐, 你问问她是酱豆腐、臭豆腐、五香的豆腐干。  
大老爷 (白) 得了, 你卖臭豆腐哪儿的事情。  
大老爷 (白) 你说山中老虎吃豆腐, 此话怎讲呢?  
周腊梅 (白) 我们口述。  
大老爷 (白) 那么你就说吧。  
周腊梅 (白) 老爷你可知道我们那个鸭儿……  
王书吏 (白) 什么上得堂来胡说八道, 宝儿宝儿的, 你不晓得我们老爷的小名叫宝儿。

大老爷 (白) 我小名还叫珠儿。宝儿怎么样呢?  
 周腊梅 (白) 会喝不会撒。  
 大老爷 (白) 此话怎么讲?  
 周腊梅 (白) 他跑了。  
 大老爷 (白) 你怎么样呢?  
 周腊梅 (白) 我打算要从良。  
 大老爷 (白) 粮米挺贵的存什么粮?  
 周腊梅 (白) 我是从良过日子。  
 大老爷 (白) 你打算跟谁呀?  
 周腊梅 (白) 我打算跟老爷你。  
 大老爷 (白) 连我媳妇还当女招待去了呢。  
 周腊梅 (白) 你给我找一个。  
 大老爷 (白) 你跟我们这个当差的……  
 周腊梅 (白) 不好。  
 大老爷 (白) 你跟我们那个当差的。  
 周腊梅 (白) 那个更不好了。  
 大老爷 (白) 那么跟谁好呢?  
 王书吏 (白) 老爷呀，你来给我办理办理哈……  
 大老爷 (白) 我明白了。  
 我说腊梅呀，我们王先生给你磕头认干妈。  
 王书吏 (白) 什么认干妈，我们两个人做个小两口过日子。  
 大老爷 (白) 他要跟你过日子，怎么样?  
 周腊梅 (白) 老爷我可不要他。  
 大老爷 (白) 你怎么不要他。  
 周腊梅 (白) 他飞眼。  
 王书吏 (白) 老爷她说我是飞眼，我要飞我要飞飞飞。  
 大老爷 (白) 拿鸡箠把他扣起来。  
 王书吏 (白) 不飞了。  
 大老爷 (白) 不飞了，我说后头谁死家口了?  
 王书吏 (白) 张才，张头儿。  
 大老爷 (白) 唤张才张头儿。  
 王书吏 (白) 张才。  
 张才 (内白) 啊哈!  
 (张才上。)  
 张才 (念) 忽听唤张才，急忙走出来。张才是我，我是张才。  
 (白) 参见老爷哪旁使用?  
 大老爷 (白) 无事不敢劳动尊神。哇呀……  
 王书吏 (白) 你要怎么样?  
 大老爷 (白) 我要开武戏，老爷赏你个媳妇。  
 张才 (白) 老爷的媳妇小人不敢要。  
 大老爷 (白) 我的媳妇也不能给你呀，我说腊梅呀你看他怎么样?  
 周腊梅 (白) 这才是清如水明如镜，我的大老爷来吧，喳喳喳。  
 大老爷 (白) 有板有眼你玩过票来吧喳喳喳，我说你要她得了。  
 张才 (白) 老爷我不要她。  
 大老爷 (白) 怎么?  
 张才 (白) 她们行院中的人好吃嘴懒做活。  
 大老爷 (白) 人家说你们了，你们行院中的人好吃嘴懒做活，见了那个往前拿来罢。喳喳喳。  
 周腊梅 (白) 我说老爷，好吃的我们也不吃了，好喝的我们也不喝了，好揍你那……  
 大老爷 (白) 什么呀?  
 周腊梅 (白) 那个活我们也会做呀。  
 大老爷 (白) 也会做活，我说王先生。  
 王书吏 (白) 老爷。  
 大老爷 (白) 你不开过裁缝铺吗?

王书吏 (白) 开过。

大老爷 (白) 你盘问她做什么她会。

王书吏 (白) 好好好，腊梅你可会做裤子？

周腊梅 (白) 对了。

王书吏 (白) 几道缝？

周腊梅 (白) 裤子七道缝。

王书吏 (白) 哪七道缝？

周腊梅 (白) 前缝后缝左缝右缝上下缝裆门间还有一道缝。

王书吏 (白) 老爷她会做裤子是缝……

大老爷 (白) 连片子嘴你这玩意儿，她会做裤子你要她得了。

张才 (白) 老爷没有凭据我不敢要她。

大老爷 (白) 还跟我要点凭据，老爷当堂赐点红，叫张才领下堂。

张才 (吹腔) 谢老爷作主张，

周腊梅 (吹腔) 今日才见儿夫郎。

张才 (吹腔) 手拉手儿把堂下，

周腊梅 (吹腔) 扭回头细端详。

(张才、周腊梅同下。)

大老爷 (吹腔) 急得老爷我要当当，  
低下头来自恭详。  
(白) 有的，腊梅是来找我来了，我怎么断给张才了呢？这件事情怎么办呢？有了，我把他支走，我说衙役的，老爷升堂了，我升堂了！

王书吏 (白) 升堂了。

大老爷 (白) 这是什么味儿，这玩意儿。

王书吏 (白) 就是这个味儿。

大老爷 (白) 别搅人了，我说每年山东公文都是谁去呀？

王书吏 (白) 张才，张头儿。

大老爷 (白) 唤张才张头儿。

王书吏 (白) 张头儿。

(张才上。)

张才 (白) 谢谢老爷的媳妇。

大老爷 (白) 好了，传名，别谢了。每年的山东公文都是你去呀？

张才 (白) 不错是我去。

大老爷 (白) 这会儿还得你去。

张才 (白) 今年我不去了。

大老爷 (白) 怎么不去了？

张才 (白) 成家要紧。

大老爷 (白) 公事要紧。

张才 (白) 成家要紧。

大老爷 (白) 公事要紧。

张才 (白) 还是成家要紧！

大老爷 (白) 哈哈，不听指挥！来呀！

四老爷 (白) 是。

大老爷 (白) 给我打！

(张才下。)

四老爷 (白) 跑了。

大老爷 (白) 跑了？衙门口不究治这个。

衙役甲 (白) 老爷，我告假。

大老爷 (白) 告假干什么？

衙役甲 (白) 回家娶媳妇去。

大老爷 (白) 去你的。

(衙役甲下。)

衙役乙 (白) 我也告假。

大老爷 (白) 你告假干什么去？

衙役乙 (白) 剃头去。  
 大老爷 (白) 去你的。  
 衙役乙 (白) 是。  
 (衙役乙下。)

衙役丙 (白) 我告假。  
 大老爷 (白) 你告假干什么？  
 衙役丙 (白) 洗澡去。  
 大老爷 (白) 洗你的。  
 (衙役丙下。)

衙役丁 (白) 我也告假。  
 大老爷 (白) 你干什么去？  
 衙役 (白) 我想我妈了。  
 大老爷 (白) 想你妈了，趁早快去！  
 (衙役丁下。)

大老爷 (白) 有的，都走了，剩了我一个人，我没事找腊梅，我们两个人说说话，叽叽咕咕的多美呀！  
 我说王先生还在那儿呢？

王书吏 (白) 老爷呀。  
 大老爷 (白) 你怎么还没歇着去呢？  
 王书吏 (白) 我在这儿伺候老爷。  
 大老爷 (白) 简直退了堂了。  
 王书吏 (白) 我要伺候老爷。  
 大老爷 (白) 我要到内宅跟太太说话去了。  
 王书吏 (白) 我要到内宅给太太请个安。  
 大老爷 (白) 怎么我上哪儿你要上哪儿。  
 王书吏 (白) 可是你走到哪里我要跟到哪里。  
 大老爷 (白) 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这不成了穷磨了嘛。  
 王书吏 (白) 什么穷磨，我是穷磨，大清早晨起来公事不办，跟这个周腊梅这么嘀嘀咕咕成什么官事？这个样子我不干了。

大老爷 (白) 别着，王先生这个年头凑合着干，你不干这个你干什么去呢？  
 王书吏 (白) 我有我的小经营。  
 大老爷 (白) 你有小经营，那么干什么经营？  
 王书吏 (白) 我要做买卖。  
 大老爷 (白) 做什么买卖？  
 王书吏 (白) 我还卖我的臭豆腐、酱豆腐、五香的豆腐干。  
 (王书吏下。)

大老爷 (白) 有的，他们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找腊梅我们勾搭勾搭。正是：  
 (念) 大堂无人喊，仪门无人掩。左手抱印盒，右手去打点。  
 (白) 打点鼓响，老爷退堂了，烟卷瓜子。  
 (大老爷下。)

## 【第二场】

张才 (内唢呐腔)  
 (张才、周腊梅同上。)

张才 (唢呐腔) 有张才把家起，  
 叫腊梅我的妻：  
 老爷命我山东公干去，  
 家中事儿交与你。

(张才下。)

周腊梅 (唢呐腔) 有腊梅掩柴扉。  
 (周腊梅下。王书吏上。)

王书吏 (唢呐腔) 一旁闪出了王书吏。  
 (王书吏下。)

四老爷 (内吹腔) 有本厅把夜查,  
(四老爷上。)

四老爷 (吹腔) 我也到腊梅家, 见了腊梅我寻根蜡,  
(四老爷下。大老爷上。)

大老爷 (吹腔) 手拿灯笼我朝前走,  
走呵一个劲走。  
我也到腊梅家,  
我是腊梅的干爸爸。

(王书吏、四老爷同上。)

大老爷 (白) 有的, 两个澡堂开一块来了, 我让给你。  
(大老爷下。)

四老爷 (白) 我要上腊梅家去, 我还不知道路, 我打听打听。  
我说借光您呐, 我要上腊梅家去, 往哪儿走哇?

王书吏 (白) 你要找周腊梅, 我来告诉你: 从老龙头买了车票奔了张家口, 再奔古北口再一打听就到了。

四老爷 (白) 那么老远我不去。  
(四老爷下。)

王书吏 (白) 哈哈……他哪儿晓得, 我认识就在这里住, 周腊梅开门来。

周腊梅 (白) 谁叫门?

王书吏 (白) 我呀。

周腊梅 (白) 王先生到了, 你进来进来。

王书吏 (白) 周腊梅你好哇?

周腊梅 (白) 我好。

王书吏 (白) 我给你办的事情好哇。  
(四老爷上。)

四老爷 (白) 开门来! 开门来!

周腊梅 (白) 谁叫门?

四老爷 (白) 四老爷。

王书吏 (白) 哪个来了?

周腊梅 (白) 四老爷来了。

王书吏 (白) 四老爷, 他是我的上司, 怎么样?

周腊梅 (白) 你藏起来。

王书吏 (白) 我藏在哪儿, 我……藏在面缸里。

四老爷 (白) 那是我的地方。

王书吏 (白) 我入了灶腹去吧。  
(王书吏下。)

四老爷 (白) 我说腊梅, 我给你办的那段事情, 怎么样你瞧?

周腊梅 (白) 办的很好。  
(大老爷上。)

大老爷 (白) 开门!

周腊梅 (白) 谁叫门?

大老爷 (白) 大老爷。

周腊梅 (白) 四老爷, 可不不得了。

四老爷 (白) 怎么?

周腊梅 (白) 大老爷来了。

四老爷 (白) 这怎么办呀?

周腊梅 (白) 你藏起来。

四老爷 (白) 我往哪儿藏?

周腊梅 (白) 你说呢?

四老爷 (白) 我藏在床底下吧。

大老爷 (白) 那是我的地方。

四老爷 (白) 是我藏在哪儿?

周腊梅 (白) 你藏在面缸里。

(四老爷下。)

大老爷 (白) 我的人都上这儿来了，我说开门呐。

周腊梅 (白) 外边谁叫门？

大老爷 (白) 大老爷来了，

周腊梅 (白) 怎么说大老爷来了，你等一会儿给你开门。  
大老爷请进。

大老爷 (白) 我说腊梅呀，这件事情给你办的怎么样？

周腊梅 (白) 办的很好。

大老爷 (白) 断给张才了，张才也支走了，没别的今天咱们打点酒买点菜，你让我乐和乐和。

周腊梅 (白) 我说大老爷呀，你把我断给张才了，你叫我跟你乐和乐和，这句话有点说不到吧。

大老爷 (白) 不是什么乐和，唱两句咱俩开开心。

周腊梅 (白) 唱两句，唱两句什么呢？

大老爷 (白) 来江南的十八摸唱两句。

周腊梅 (白) 十八摸呀，我都把它忘了。

大老爷 (白) 不要紧，你忘了我还记得住。

周腊梅 (白) 怎么说，大老爷你还记得吗？

大老爷 (白) 我帮腔。

周腊梅 (白) 你会帮腔？

大老爷 (白) 会。

周腊梅 (白) 好，那么咱们就唱起来。

大老爷 (白) 好唱起来。

周腊梅 (唱) 一位佳人闹到半夜三更天，

大老爷 (唱) 呐哈。

周腊梅 (白) 真有你的。

大老爷 (白) 行吗？

周腊梅 (唱) 闹也闹不着。

大老爷 (唱) 摸手摸脚我想个开心，我指头要开心。

周腊梅 (唱) 伸手摸到姐姐头发边。

大老爷 (唱) 姐姐的头发桂花香，头发桂花香。

周腊梅 (唱) 伸手摸到姐姐面孔边。

大老爷 (唱) 姐姐的面孔粉头鲜，面孔粉头鲜。

(张才上。)

张才 (白) 好。

大老爷 (白) 你跟谁学的这玩意儿？

周腊梅 (白) 我跟我姨学的。

大老爷 (白) 学的真不错，那你教教我。

张才 (白) 开门呐！

周腊梅 (白) 谁叫门？

张才 (白) 我。

周腊梅 (白) 你是谁呀？

张才 (白) 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吗？

周腊梅 (白) 可我听不出来嘛。

张才 (白) 有的，腊梅到了我们家真守规矩，有人叫门都得问明白了才开，我告诉她。  
我是你丈夫张才回来了。

周腊梅 (白) 大老爷可不得了啦。

大老爷 (白) 燎不得烧着吃。

周腊梅 (白) 什么烧着吃？

大老爷 (白) 什么了不得了？

周腊梅 (白) 我们当家的回来了。

大老爷 (白) 赶车的回来了？

周腊梅 (白) 什么赶车的呀？

大老爷 (白) 不是当家的赶车的挨着吗？

周腊梅 (白) 是我的男的回来了。  
 大老爷 (白) 是你爷们儿回来了。  
 周腊梅 (白) 对了。  
 大老爷 (白) 不能够，我派他山东公干去了，怎么会回来呢？有了，我充你的声音我问问他。我说外面谁叫门呐？

张才 (白) 她还是不放心。  
 大老爷 (白) 哪怕是有冒充的？  
 张才 (白) 这话也对，我是你汉子。  
 大老爷 (白) 带得苦着是我汉子，你们爷们真回来了，我藏在哪儿，这玩意儿。  
 周腊梅 (白) 这怎么办呢？  
 大老爷 (白) 这怎么办，有主意，隔着墙你把我扔出去得了。  
 周腊梅 (白) 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大老爷 (白) 要不你把我揣起来。  
 周腊梅 (白) 也没有那么大的怀。  
 大老爷 (白) 怎么办？这玩意儿，我藏哪儿呢？咱们俩见了面他得跟拼命。  
 周腊梅 (白) 你藏在床底下吧，  
 大老爷 (白) 床底下很脏的，哪儿行，这玩意儿。  
 周腊梅 (白) 你对付着闷一会儿吧。  
 大老爷 (白) 把我闷坏了，我藏起来吧。  
 张才 (白) 快点开门呐。  
 大老爷 (白) 别忙，还没藏好呢。  
 (大老爷下。)

周腊梅 (白) 你别忙，我这儿不给你开门了嘛。  
 张才 (白) 瞧瞧你们，这慢慢腾腾的你干什么呢？  
 周腊梅 (白) 我给你做裤子呐。  
 张才 (白) 做裤子？  
 周腊梅 (白) 对了，你不是上山东去投文了吗？  
 张才 (白) 对了，老爷叫我上山东投文去，我想打点酒买点菜咱们俩先喝点。  
 周腊梅 (白) 怎么的，要喝点酒呵，好，咱们喝吧。  
 张才 (白) 给我烫酒去。  
 周腊梅 (白) 我不会烫酒。  
 张才 (白) 烫酒你都不会，你都会什么呀？  
 周腊梅 (白) 我就会做裤子，  
 张才 (白) 和着你竟会作裤子。  
 周腊梅 (白) 对了。  
 张才 (白) 你不会烫我自己烫去，  
 (吹腔) 灶腹堂忙点一把火，

(王书吏上。)

王书吏 (吹腔) 灶腹里烧出了我，烟薰火燎实难过。  
 张才 (吹腔) 手使大棍朝下打，

(四老爷上。)

四老爷 (吹腔) 面缸里打出了我，搬把椅儿四老爷坐。  
 张才 (白) 有的，我这么一会儿不在家，我们家里够多么乱。王先生也来了，四老爷也来了，这算什么家庭？  
 我说四老爷。

四老爷 (白) 什么事？  
 张才 (白) 今天你来了赶上了，你给我断一断家务事吧。  
 四老爷 (白) 怎么，断断家务事？  
 张才 (白) 对了。  
 四老爷 (白) 好，你听了：  
 (锁板) 叫张才你过来，  
 细听四老爷说明白：  
 大老爷差你山东公干去，

为什么私自转回来？  
放着冷酒你不喝，  
一心要往灶腹里头塞。  
灶腹里烧出了王书吏，  
面缸里打出我四老爷来。  
清官难断家务事，  
你请。  
张才 (白) 请谁呀？  
四老爷 (锁板) 床底下请出大老爷来。  
张才 (白) 哈，热闹的都在后头呢！  
有请大老爷！  
(大老爷上。)  
大老爷 (吹腔) 床底下闷坏了张知县，  
低下头往外钻。  
一见张才我吓得、得、得、战，  
灶腹里烧得我黑、黑、黑一黑。  
王书吏 (吹腔) 面缸里一身面，  
四老爷 (吹腔) 床底下闷了我一身汗。  
大老爷 (吹腔) 你瞧瞧我个家里头够多么热闹。  
张才 (白) 我说这个王先生，你哪干什么来了？  
王书吏 (白) 婚居贺喜来了。  
张才 (白) 婚居贺喜来了，我这儿先谢谢你。  
王书吏 (白) 好说。  
张才 (白) 你拿来吧。  
王书吏 (白) 拿什么来？  
张才 (白) 婚居贺喜的银子。  
王书吏 (白) 婚居贺喜还要银子？  
张才 (白) 那多新鲜呐。  
王书吏 (白) 多少呵？  
张才 (白) 五十两。  
王书吏 (白) 小意思，哈……没有，  
张才 (白) 没有钱就来婚居贺喜来了。  
王书吏 (白) 没有明日衙门里去拿。  
张才 (白) 衙门里头拿不行。  
王书吏 (白) 怎么的，不行怎么样？  
张才 (白) 今天如有银子便罢，如若没有我要剥你，  
王书吏 (白) 哪有剥师爷的道理。  
张才 (白) 我还是说剥就剥。  
王书吏 (白) 不要忙不要忙，我找个保人好不好？  
王书吏 (白) 四老爷，书办有礼。  
四老爷 (白) 王先生你干什么来了？  
王书吏 (白) 婚居贺礼来了。  
四老爷 (白) 好事呵！  
王书吏 (白) 他们跟我要银子。  
四老爷 (白) 多少两？  
王书吏 (白) 五十两。  
四老爷 (白) 给人家吧。  
王书吏 (白) 我没有带许多的银子，你给我垫上明天衙门里给好了。  
四老爷 (白) 明天想着给我。  
叫他走吧。  
周腊梅 (白) 我给你开门。  
王书吏 (白) 我走灶腹里吧。  
(王书吏下。)

张才 (白) 我说四老爷。  
 四老爷 (白) 什么事?  
 张才 (白) 你干什么来了?  
 四老爷 (白) 婚居贺喜来了。  
 张才 (白) 婚居贺喜来了, 你拿来吧?  
 四老爷 (白) 拿什么呀?  
 张才 (白) 拿婚居贺喜的银子。  
 四老爷 (白) 多少两?  
 张才 (白) 五十两, 连王先生那五十两是一百两。  
 四老爷 (白) 没有怎么办?  
 张才 (白) 没有我要剥你。  
 四老爷 (白) 别剥, 我给你找个保行不行?  
 张才 (白) 要找快找, 出门无效。  
 四老爷 (白) 参见大老爷。  
 大老爷 (白) 呵, 老四呵。  
 四老爷 (白) 是我。  
 大老爷 (白) 你干什么来了?  
 四老爷 (白) 婚居贺喜来了。  
 大老爷 (白) 婚居贺喜是好事。  
 四老爷 (白) 他们跟我要银子。  
 大老爷 (白) 要银子, 要多少两?  
 四老爷 (白) 一百两, 没有别的说, 你给我保起来吧。  
 大老爷 (白) 没银子就来给人家婚居贺喜。  
 四老爷 (白) 是是是。  
 大老爷 (白) 你们可真能行, 这么办得了, 我替你负担吧。  
 周腊梅 (白) 我给你开门。  
 四老爷 (白) 不用开门, 蹲面缸里得了。  
 (四老爷下。)  
 张才 (白) 全都走了。我说大老爷, 该你的了。  
 大老爷 (白) 该我的就得给我呀。  
 张才 (白) 什么该你的给你呀?  
 大老爷 (白) 不是该我的怎么?  
 张才 (白) 该你拿银子了。  
 大老爷 (白) 我拿银子, 我拿多少两?  
 张才 (白) 一百两, 连他们两个人的一百两, 前后是二百两。  
 大老爷 (白) 归着包堆二百两银子?  
 张才 (白) 二百两。  
 大老爷 (白) 小事, 衙门去取。  
 张才 (白) 衙门取不行, 我这就要。  
 大老爷 (白) 你还就要, 我没带着钱。  
 张才 (白) 没带着钱, 今天就要剥你。  
 大老爷 (白) 哈……大你的胆子, 你敢剥大老爷我吗?  
 张才 (白) 我不但敢剥, 我还是说剥就剥。  
 (唱) 脱圆领摘乌纱帽,  
 推出去门关了。  
 大老爷 (唱) 捂着屁股往家里头跑。  
 (大老爷下。)  
 张才 (唱) 白得银子二百两。  
 周腊梅 (唱) 这丑名, 奴担了,  
 张才、  
 周腊梅 (同唱) 夫妻拍手哈哈笑。  
 (同下。)  
 (完)